

高尔基小说集

引言

英國乞斯脫頓(G. K. Chesterton)作

那些被稱爲我們近代宗教的，每每發生於許多樸直而且野蠻的國家裏，這真是一樁怪事。像挪威那樣的國家，從前雖未嘗有偉大的古典戲劇和浪漫戲劇，但現在却有偉大的寫實戲劇。如俄羅斯那樣的國家，我們雖未得一觀牠的古代小說，却能使我們欣賞牠的近代小說。牠雖未能產生牠的司各脫(Scott)，却產生了牠的季辛(Gissing)。事物之中，凡是最悲傷的和最科學的，最兇殘的和最分析的，確能稱爲最近代的，無疑義地堪稱爲最畸形的，通通發生於這些新鮮的，未經訓練的，而且精力未竭的民族裏。被稱爲世界上最老成的，都是這些幼稚的民族。

這個矛盾的情形，和許多別的矛盾情形一樣，我們應先認定『事實確係如此』；如果我們是忠實的人，並且是好的批評家，那麼，我們在求解釋事實爲何自相矛盾之前，就該老早

8519

認定『凡事本來是自相矛盾』的前提。在這個問題上，有好幾種能夠暗示的解釋。例如可以說：我們近代歐洲是如此的疲乏，竟致連對於這種疲乏的本身，如果要做個有力的表示，除掉最勇猛的人外，其餘的人都難做到；惟有那最勇敢，最奮發的人，才不會疲憊到這樣，甚至於連說出『我們是疲憊了』這句話都不能。如挪威的易卜生（Ibsen）那樣的人，或如俄國的高爾基那樣的人，都是現今唯一的抱有極深切的信心，而確能信仰懷疑主義的人。他們是現今唯一的懷有極強烈的獸性精神，而確能饕餮痛飲於古代悲觀主義筵席上的人。這問題有許多可能的假設或解釋，這就是其中的一個：現在歐洲都感覺到這些事象，也祇有他們有力氣信仰他們。此外還可以提出好些別的解釋。也可說：半開化的國家，如俄羅斯或挪威——牠們往往居於我們歐洲文化圈的極邊——有一種原始的悲哀，這種悲哀自古迄今爲他們所獨有。這種悲哀在我們雖是近代的，在他們竟許是永存的。我們在科學教科書或哲學雜誌中所嚴肅地，突然地發見的東西，他們竟許在數千年前——當時他們還在野林中以生人致祭，在黑暗中對他們的神呼號——已領會了，已經驗了。他們的存疑主義也

許就是異教；他們古代的異教也許就是魔鬼的崇拜。說得定，叔本華（Schopenhauer）若非生在一個曾經到處役用奴隸和俘虜的國家裏，也不能寫出他那逆耳的婦女論文來。也許這些近代人是完全戲弄我們的，自己却隱藏在他們當時流行的科學妄言裏面。他們說他們是一種決定論者，但實質也許他們仍是崇拜諾恩（The norns）者。（註一）世界上有許多令人厭棄而覺得乾燥無味的景物，他們說他們就是根據藝術或真理，去描寫這種景物的；但也許他們所根據的是一種難以形容的神明，神明，是他們在有史以前，曾以血和恐怖去取悅的。

這一個假設，和前舉的一個假設一樣，是很有置辯的餘地的，至多不過是一個暗示。

但在這問題中，有一個顯明的定理，無論如何，可視為確定的：如俄羅斯那樣的一個國家，對於產生革命家來革命的固有能力的，為任何英美式國家所不能及的。至於文化很高，而大部分是都會的社會，多半趨向於現在稱為『進化』的一方面走。這種社會是最謹慎，最保守的了。忠順的俄國人的惱怒俄皇，也是因為他們記着俄皇，並想及刺殺他的必要。但忠順的英國人的服從上等階級，是因為他們已忘記上等階級的存在。上等階級的作用，

在他們就如日光，或引力，或任何自然勢力一樣。所以英國人沒有不忠順的；英國也沒有革命家，因為英國少數人的治理是如此的完善，直使人已概無所覺了。凡能使人忘記那件事物，那件事物就是有最大的魔力的。

高爾基是帶着『特別俄羅斯』的性情的，就在他是一個革命家；這並非因為大部分的俄國人是革命家（因為我想像大部分的俄國人並不是革命家），却因為大部分的俄國人——差不多全俄的人——都抱着一種原始并武斷的態度，這種心的態度既使革命成為可能，又使宗教成為可能。要做一個革命家，必須先做一個啓示家；必須信仰某種宇宙學說或政治學說的完滿。但在所謂『進化觀念』勢力下的國家裏，對於悖謬的事，從未有劇烈的糾正發生過，不但從前如此，若非『進化觀念』失其勢力，今後也是永不會發生的。這些國家沒有革命，因而對於他們所稱為『進步』的，都不得不認為一種淺陋而且虛飾的東西。

高爾基故事的趣味，和許多其他俄國傑作的趣味一樣，就在這種樸直性和反抗性的嚴厲接觸，前者我們在西方覺得很舊，後者我們在西方覺得很新。我們熏陶於這種漸進的，文

雅的文化中，對於這位俄國無政府者是不能十分加以褒貶的；我們祇能渺茫地覺得他的故事是『闕環』(The missing link) 的故事，(註二) 他的頭腦是超人的頭腦。我們分明聽得他的孤寂的怒喊。但我們不能確實斷定他的抗議是第一個無政府者對於政府的抗議，還是最後的一個野蠻人對於文化的抗議。歷代虐政的殘暴，曾使高爾基所寫的民族挨了很重的負擔；但時間遺給了他們一樁東西，這東西時間併未遺給那些住在坡普勒 (Poplar) 或西哈謨 (West Ham) 的人民。時間顯然遺給了他們一種銳敏而如赤子般的能力，使他們能看出他們周圍的殘暴。高爾基是一個遊民，是屬於平民的一個人，又是一個批評家，並且是一個苛刻的批評家。在西方，貧士在文壇上得了位置後，往往便是個感傷主義者，也許是一個樂觀主義者。

說高爾基在曾經爲人的動物這樣的故事裏面所寫的人民，在西方人看來是孩童，這并非過甚之詞。他們誠然因經驗和罪惡，心裏痛苦極了，但這正足以使他們成爲悲傷的兒童，或是頑皮的兒童，或是昏亂的兒童。他們絕對沒有這種性質的痕迹，就是西歐穩固政府甚

爲倚重的那種受了瑣言溫慰，如同受了符咒般的性質。他們不稱『飢餓』爲『經濟的壓迫』，却稱爲『飢餓』；他們不稱『富人』爲『資本集中的榜樣』，却稱爲『富人』。這種率直和一種非常平凡的表示，可算是高爾基的特點，並且在幾點上看來，可算是最新穎的，實乃其他俄國作家如托爾斯泰（Tolstoy）或類似托爾斯泰者所不能有。這篇故事的標題，表示着這種爽直和樸實的影像。這位慈善家曾作有好些長函致每日電聞（Daily Telegraph），討論居住在貧民窟的人，說『他們的墮落簡直已過於人類狀態的極限』，我們讀他討論此事的全函時，總得默認我們如在讀那敘述維多利亞女皇（Queen Victoria）的聖德，或衆議院的尊嚴的文句一般。這位俄國小說家，當他描述一個旅舍時，却說及『曾經爲人的動物』。我們怔住了，我們要將這事實當做一種可怕的神仙故事裏的事實了。這篇故事是俄民狀態的試驗箱，因爲牠本身就是衰落的研究，失敗的研究，和年老的研究。但作者被逼着竟把陳腐都寫成新鮮了；他所表現的，雖是從那因罪惡經驗而眼花或充血的眼中看出來的世界，但他自己兩眼的觀察景物，却帶有一種差不多如嬰孩眼中所有的明晰。通篇充溢着

『誰都不過是一個人』的那種可異的俄羅斯感覺。俄國如成爲民治國家，那麼，這種感覺就能使牠成爲一個天下古今最合民治的民治國家。現在從曾經爲人的動物的嚴肅的結尾中，摘下一段來，好做一個例證。

伯都尼科夫表現着征服者的笑容，回到旅舍裏，但突然停止了，祇是戰抖。他對面的門口立了一個老人，手裏拿了一根棍子，背上馱了一個大袋子。這是一個可畏的老人，襤褸不堪的衣衫，覆着他那骨瘦如柴的身軀。他屈身在他的負載物之下，把頭俯到胸際，就像要攻擊這商人似的。

『你是什麼？你是誰？』伯都尼科夫叫喊。

『一個人……』他以一種粗暴的聲音答着，這種粗暴使得伯都尼科夫覺得快意而寧靜，因而微笑起來了。

『一個人！真好像你這樣的人嗎？』他跨過一旁，讓那老人走過。他走出了，口

裏慢慢地說道：

『人們是有許多種的……聽上帝的意志……還有人比我壞些……更壞些……是的……』

這裏高爾基描寫一種從人類狀態的墮落，表現着一種人類的生疏和根本價值的感覺，這種感覺，在我們這樣複雜的文化裏，是絕對不會有的。西方人若遇着人問他『是什麼』時，我恐怕沒有一個人會回答說『一個人』的。他一定是從勒定(Raeding)走來的泥水匠，或者是在郎卡邑(Lancashire)失業而來的煉鐵工人，或者是切盼五先令的貨金的大學生，或者是住在布來屯(Brighdon)的陸軍中將的兒子，這等人若非已知和他對話的也是一個上等時，他斷不會這樣回答的。在我們，這並不是一個『人有許多種』的問題；在我們，這許多種差不多就是不同的動物。但高爾基雖有表面的懷疑主義和獸性，在他看來，這從人類狀態的墮落，或表面的從人類狀態的墮落，不但偉大而可悲，並且是根本的，甚至是神秘的。人獸間的界線是各宗教超凡的要素之一；牠和其他大部的宗教中超凡的事一樣，是

與凡庸人的主要情緒相照合的。當神學家說這界線不能跨過時，我們就感覺到這種間隔。但當哲學家或奇特的作家暗示這界線能跨過時，我們也就完全同樣地感覺到這種間隔，且要作原始的戰慄。假使有人想看他自己，是否已確能認識這種人獸間的界線祇是相對的和進化的，那麼，他祇要把這驚人的幾個字『曾經爲人的動物，』對自己再說一下好了。

乞斯脫頓

(註一) 『闕環』是假定介於人和猿中間的一種形體。

(註二) 諾恩 是司命運的女神。

高爾基小說集

曾經爲人的動物

第一部

在你的面前就是大街，大街兩邊排着的是景象淒慘的小屋，緊緊相砌，而向前傾斜着。小屋的百葉窗和古舊的牆垣，舉目可見。這些年久失修的住屋頂上，滿佈着破洞，到處以木板補着；屋簷下突出已經腐蝕的木樑，上面遮蔽着灰塵滿葉的老樹，和彎曲着的白楊的蔭影。

那斑駁的暗綠色窗格，帶着卑怯的眼色，互相忸視着。街頭毗連着一座高山，街道蜿蜒而來，通入滿貯雨水的深渠。到處都是灰堆和垃圾堆，有的是人家隨意拋棄物件而成的，有的是特地積成在那裏，以防溝水上衝的。在那山頭上，花木深茂處，間着石頭砌成的美麗房宅；教堂的鐘樓巍巍地聳入雲際；金十字架閃閃地在日光中照耀着。遇着天雨的時候，這平日滿佈沙塵的街道中，就有雨水從鄰近的城市上衝來，這些淒慘的住屋，就像由什

麼有權力者特地投擲在這灰塵垃圾和水坑中似的。因高山的臨壓，更顯得矮小。日受風雨的侵蝕，腐敗的廢物到處都是，那種衰頹的景象，令人就如見了腐朽將半的古樹似的。

被投棄在城外的這大街的盡端，有一座兩層的房宅，是從本城的商人伯都尼科夫買來的。這座房宅比較的地位尚可，離山較遠，而靠近田野，河流約在半哩外就掉轉方向了。

這古舊的大宅，在牠的環境中，特具慘淡的景象，牆垣都向外傾斜着，各窗上不見有一塊玻璃，祇有幾塊玻璃碎片，好像濕地上的水塘一般。各窗間的空隙滿塗着斑點，好像時間在那裏以圖形記錄這古宅的歷史。牠那傾圮的屋頂，更增加慘淡。這房宅的全身好像在俯視着平地，以待命運的最後一擊，而變成一座荒墟，再進而變成一堆沙礫。

門是開着，有一扇已仰臥在進門的地面上，柵門也仰臥在那空無所有的大天井中，柵檔中已生出綠草。在天井的低處，有一座矮的，已給煙燻黑的，鉛板蓋成的小屋。正宅當然是無人居住的了，但這小廬，昔日是一個鐵鋪，現在已成爲一個「旅舍」了，老板是一個退職的工頭，名叫亞里斯迪德·福密赤·庫瓦爾達。

這旅舍的裏面，有一塊長而闊的骯髒木板，長約七十呎，闊約二十八呎。屋的一邊有四個方形的窗子，藉以採光，另一邊就是一個闊大的門。四面未經粉飾的牆，已給煙燻得漆黑，屋頂上是本料搭成的，也差不多成了黑色。屋的中間有一座大火爐，這就是以鎔鐵爐爲基礎砌成的。火爐的四圍，和沿着四面的牆，也都設有長而闊的木板，這就是用當宿客的牀鋪的。牆垣上徧滿煙塵，泥地上潮濕很重，那長而闊的木板上有許多破布零亂着。

店主住宿的地方是在火爐上面，火爐周圍的木板是專備和主人相得，或得他禮遇的人住宿的。在白天裏，這工頭大都是坐在一種櫈上，這櫈是他用磚靠着天井的牆做成的；否則他就坐於亞草爾·發維羅夫飯館裏，這飯館正對着那座宅子，他用膳和飲酒都在那裏。

亞里斯迪德·庫瓦爾達在賃這座住房以前，曾在城內任過僕役登記員之職。我們如同顧他更前的生活，就知道他曾擁有過印刷廠，更前，以他自己的口吻說，他且『正生活着！並且生活得很舒服，可是魔鬼把這生活抓去了，現在的情景，只有知者知之！』

他的身材高大，約摸五十歲的光景，闊大的面孔，帶着幾分酒氣，黃鬚鬆散着。他兩

隻灰色的大眼睛表示着傲慢的快樂態度。他說話的聲調甚低，喉間常發出一種怨聲，口中常啣着一枝德國式的磁煙管，上有很長的煙盅。遇着發怒的時候，他那彎曲着的大紅鼻子的兩孔就要膨漲，嘴唇就要上下顫抖，露出兩排黃板齒，像狼齒一般。他的兩臂甚長，兩足跛行，常著一件破舊的職員制服，戴一頂已上油膩的帽子，上有紅色的吐邊，穿一雙洞穿的氈靴，上面長可及膝。他每天早晨照例總要喝酒，喝得紅漲着臉，晚間也照例必得痛飲一回。但他雖好喝酒，却從未喝醉過，所以常帶着歡容。

每天晚間，他都坐在他那以磚製成的檯上，啣着煙管，好接待客人。他瞧見衣服襤褸的人走來就要問道：『來者是誰？』到這裏求宿的人，大都是從城內驅逐出來的，有的是因醉了酒，也有的是因什麼不止如此簡單的原因。待客人答了話，他就要說：『把通行證給我瞧一瞧。』如有，就要取出來給他瞧。他瞧了就藏入懷中，不很注意，接着就必得說道：

『事事都是停當的。一夜兩戈比，一禮拜十戈比，一月三十戈比。你自己去找地位

，仔細着不要佔據別人的地位，否則是要受人責罵的，宿在這裏的人都是特別的。」

『你不賣茶，麵包，或其他什麼食物嗎？』

『我光做牆和屋頂的生意，我每月要拿五盧布的房金給那詭詐的房東——第二公會的商人朱達斯·伯都尼科夫，』庫瓦爾達以一種生意的口調說明。『到我這裏來的人都是不講

求安樂和奢侈的……但假使你要天天用膳，對門也有飯館。但你若肯撇開那種習慣，於你最合算了。你看你並不是一個上等人。吃什麼？吃你自己？』

他說這類話的時候，總是絕對生意的態度，並常帶着笑眼，因他常與客人親近，所以他很能得城內貧民的歡心。時常有從前得他庇蔭的人打門前經過，這並非衣服襤褸的人，却是穿著比較整飾而多少帶着笑容的人。

『你好，老爺，身體如何？』

『很好！怎麼？』

『你不認識我嗎？』

『我並不認識你。』

『你還記得我去年冬天和你同住了差不多有一月……後來因和警察打架，就有三個人被抓去了？』

『老哥，不錯不錯。後來警察還跑到我住宅裏來的呢！』

『我的上帝！你仔細着本區的警察啊！』

『我請你喝酒，你還背賜光嗎？我從前和你住在一起的時候，你是……』

『領情領情，我們又不時常相會。你可算是一個好人，我縱不認識你，也是要和你到酒店裏暢飲，爲你前途祝福的。』

『你老是這樣……你當真時常說笑嗎？』

『我們這些不幸的人相遇，別有什麼方法呢？』

說着，他們去了。有時工頭和他從前的顧客喝酒喝到高興的時候，就一齊回到旅舍裏來，到了明天早晨，又一齊出去互相款待，直待他的友伴發見到自己的錢已花得精光才止。